

穿越300公里无人区 赴一场灰调宇宙的约



后备箱塞着三箱器材和半箱矿泉水的时候,我还在跟朋友吐槽:“为了拍‘地球上最像月球的地方’,我要在戈壁里晃三天。”

从新疆若羌县城出发的时候天刚亮,东方的鱼肚白还浸着夜的凉,315国道的路牌在熹微晨光里泛着冷白的光,像嵌在混沌天地间的一枚枚静默印记。

我把车窗压到最低,风卷着戈壁特有的干热灌进来,裹着细沙的气流蹭过耳尖,副驾上搁着的长焦镜头没一会儿就被晒得微微发烫。

两百公里路空旷无依,柏油路面笔直地往天的尽头铺去,只有连绵的雅丹从车窗外向后退,那些被风啃噬了千万年的土丘,轮廓在晨光里从模糊慢慢变得清晰,又在车的疾驰里复归成身后淡去的剪影。

过米兰遗址的时候我停了一次车,长焦拉到最远,能看见夯土城墙在正午日光下泛着赭红,风蚀的痕迹像被时光啃过的画,我站在车边愣了几秒,指尖触到相机快门,到底只按了三张就走——我的目的地不是古迹,是更北、更荒、更像世界尽头的黑独山,那些被墨色浸透的山包,此刻还在三百公里外的风里等着我。

凌晨,引擎声划破旷野寂静。近三百公里的无人区路途,步步深入荒野腹地。

临近青海省海西州茫崖市冷湖镇,戈壁地貌悄然蜕变,满目土黄褪去,换成清冷的灰,地面铺满细碎的黑砾石。燥热的风也变得清冽凉爽,吹散了一路奔波的倦意。

待车子转过一道雅丹遮挡的弯道,整片黑独山猝不及防撞入眼帘,我下意识松了油门,静静凝望这片极致荒芜的天地,一时失语。

没有树,没有草,连虫鸣都听不到,风掠过的声音都比别处轻,似乎稍一用力,就碰碎了这维持了千万年的寂静。

灰黑色的山包圆润地伏在地上,没有尖锐的棱角,一层叠着一层延伸到天尽头,像月球表面被陨石砸出来的环形山缓坡,连脚下的土都是均匀的青灰色,踩上去沙沙作响,脚印落在灰土里,清晰得像刻在画卷上的痕迹。

我扛着三脚架往山坳里走,连脚步都放得

极轻,仿佛踩在月球表面,连呼吸都不敢太重,怕惊碎这万千年没人惊扰过的安宁。

我先以广角镜头定格全景,低机位构图让淡蓝天际与灰黛山峦铺满画面,渺小的人影立于天地之间,像误入荒野宇宙的外来者。

等到下午三点,日光斜下来的时候是一天里最妙的拍摄窗口。侧光像一把温柔的刻刀,给每一个山包的弧面都镶上了浅金色的边,原本沉闷的纯粹灰色突然有了千万种层次,深灰、浅灰、银灰在坡面交错,阴影顺着风的方向在坡面上流动,像墨汁落在宣纸上慢慢晕开的肌理。

日暮时分,我静坐山巅。

矿泉水放在山头上晒了半天,又被山风浸得冰凉,远处雅丹被落日染成温柔橘红,脚下的黑独山渐渐沉为深黛色,与暮色相融。

我拿起相机对着漫山的暮色按了一张,甚至没把眼睛凑到取景器前——我知道,这样的天地就是最棒的画面,无需刻意构图,山的轮廓会自己钻进底片里,把风的声音、灰的温度,都一起存进raw格式的文件里。

返程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,车灯在戈壁里劈开一道浅黄的路,窗外的黑暗漫无边际,只有远处偶尔闪过的路牌反光,提醒我还在人间的路上。

我想着相机里几百张刚拍好的照片,突然觉得一天的颠簸、几百公里的风尘、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的器材,所有的奔波都值得了。

世人都爱追逐繁花盛景,挤在人堆里拍姹紫嫣红的热闹,我偏偏偏爱这没有半分烟火气的荒寂。

你看,这黑独山的灰,明明是世人眼里最寡淡的颜色,没有艳色,没有喧闹,却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浪漫,装得下一个摄影人奔赴千里的执念,也装得下我挣脱城市喧嚣、藏于心底的自由。

王国海

